5

v
B627.51
C362
V.5

東甌張文忠公奏對稿卷之九

議郊祀

臣欽承

聖制以太祖高皇帝始建圜丘方丘以祀天地後定合祭之禮恐上下之分陰陽之義未得朕心叵疑仰見皇上事天誠敬發於淵衷必有不能自安者矣茲勤明問謀及卿士又仰見

皇上博采公議愼重之至也臣嘗聞書曰爾有

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
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臣愚濫叨輔導無
嘉謀嘉猷入告于 皇上裨萬分之一又不
能順之于外使斯謀斯猷稱我 皇上之德
對揚休命實臣之罪也臣觀丘濬大學衍義
補所論雖出從周之心然不宜盡以已意陰
壞唐虞三代典禮雖知禮者有見而衆人則
未免惑焉此臣考議之所以不容已也夫非
天子不議禮恭惟
聖祖爲一代創業之主禮樂制度誠如 聖制
爲子孫者雖億萬世所當謹守勿違者也夫
敬 天法 祖其道一而已矣臣伏願
皇上以不愆不忘之心盡善繼善述之孝斟酌
古今愼重典禮則 聖祖 神孫光于先後
矣謹以所錄考議一冊進 覽惟 聖明垂
察焉

虞書舜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肆類于上帝
臣謹按類是祭告于天之名非郊祀常祭因

事而祭告于天倣郊祀之禮爲之故曰類泰誓曰受命文考類于上帝王制曰天子將出類于上帝皇矣詩曰是類朱熹註曰將出師祭上帝也觀此則類止是因事祭告于天之名無疑初宋蘇軾主合祭天地之說以爲舜之受禪自上帝六宗山川羣神莫不畢舉而獨不告地祇豈有此理乃强以已意附會以古者祀上帝并祀地祇胡宏遂謂祀上帝而謂之類者本乎天者咸在其中也　國朝丘濬謂舜初受命祭告于神也皆類合于上帝不言后土者言天則地在其中遂創天地合祭之說自有虞始臣竊謂舜初攝位告祭固無不告地祇之理然無明文不可便謂言天則地在其中若以祭告于神類合于上帝謂之類則不應復云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矣大凡聖經無明文者皆不可强以已意附會以滋後人之惑

商書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

臣謹按魯論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與書文小異夫皇皇后帝明是告天今之爲說者因書傳以神后解作后土遂謂商亦合祭天地殊不知此是湯旣放桀告諸侯而述祭告之詞如此便作總告天地亦非郊祀之常禮也又按唐杜氏通典夏以五月祭地祇殷以六月祭皆非合祭也明矣

周書召誥用牲于郊牛二

臣謹按孔安國疏曰用牲告立郊位于天以后稷配故二牛觀此則知二牛者一帝牛一稷牛也蔡沈註云郊與祭天地也故今之說者遂謂二牛一祭天一祭地以周有合祭之禮誤矣

詩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臣謹按詩序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朱熹曰以此詩篇首有昊天二字遂定以爲郊祀天地之詩諸儒往往亦襲其誤殊不知其首

言天命者止於一句次言文武受之者亦止一句至於成王以下然後詳說不敢康寧緝熙安靜之意乃至五句而後已則其不爲祀天地而爲祀成王無可疑者又況古昔聖王制爲祭祀之禮必以象類故祀天於南祭地於北而其壇壝樂舞器幣之屬亦各不同若曰合祭天地於圜丘則古者未嘗有此瀆亂龐雜之禮若曰一詩而兩用如所謂冬薦魚春獻鮪者則此詩專言天而不及地若於澤中方丘奏之則於義何所取乎序說之云反覆推之皆有不通其謬無可疑者臣觀朱熹辯論詩序之非如此丘濬皆置而不錄且謂周人之頌至於諸侯助祭巡狩朝會祭告莫不有樂歌而獨於天地闕焉卒以詩序爲據以爲合祭天地之詩亦固矣

周禮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

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疈辜祭四方百物

臣謹按大宗伯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天神則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飌師雨師是也地示則社稷五祀山林川澤四方百物是也夫天神地示分明對舉故今祭天神曰昊天上帝而祭地直曰皇地祇丘濬乃謂天神之祭有昊天上帝而地示之祭無后土是亦猶虞書之類于上帝而無后土復以巳意附會謂周禮亦是天地合祭不亦異乎

大司樂凡樂圜鐘爲宮黃鐘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鐘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宮爲羽靈鼓靈鼗絲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

臣謹按宋陳襄曰周禮大司樂以圜鐘爲宮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六變以祀天神以函鐘爲宮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八變以祀地示夫祀必冬日至者以其陽氣來復于上天之始也故宮用夾鐘于震之宮以其帝出乎震也而謂之圜鐘者取其形以象天也圜鐘爲宮三變黃鐘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各一變三一之變合陽奇之數也祭必以夏日至者以其陰氣潛萌于下地之始也故宮用林鐘于坤之宮以其萬物致養于坤也而謂之函鐘者取其容以象地也函鐘爲宮四變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宮爲羽各二變四二之變合陰偶之數也劉原父曰雲門之樂六變而終咸池之樂八變而終其說最爲有理或問祭不用商音或以爲是武王用厭勝之術朱熹曰嘗見樂家言是有殺伐之意故祭不用然也只是無商調不是無商音他那奏起來五音皆在又曰大司樂言圜

鐘爲宮則天神可得而禮可見古人察得義理精微用得樂便與他相感格此乃降神之樂如舞雲門乃是獻神之樂荀子謂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瓠巴鼓瑟而游魚出聽粗者亦有此理觀此則諸儒未有以大司樂爲非者惟胡宏以樂六變而天神降樂八變而地示出以爲豈君子知禮之言類如巫祝造怪之辭吳澄卽謂於五聲止用其四無商聲皆力詆周禮爲非蓋三人只緣以合祭爲是故以是說陰壞圜丘方澤之禮丘濬因之亦謂周禮所論之樂旣不足信則所論之禮又焉可深信夫周禮乃周公致太平之書旣謂不足信將何據哉

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

臣謹按丘濬曰司服掌王之吉服止有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之文無有所謂后土地祀之服由是觀之合祭天地其神有兩而主祭惟以一人惟其祭之一故主祭之人所

服之服則一而已謝用休問北郊之禮程頤曰北郊不可廢元祐時朝廷議行只爲五月間天子不可服大裘皆以爲難行不知郊天郊地禮制自不同天是資始故凡物皆尚純藉用藁秸器用陶匏服用大裘是也地則資生安可亦用大裘當時諸公知大裘不可用則知別用一服楊復亦謂豈有夏至陽極之月而可服大裘遂使後世因是而廢北郊之禮觀此則郊天郊地當不一其服也明矣臣竊謂大司樂司服皆周禮也大司樂所載本有圜丘方澤之制而反不信其有司服所載本無祀地用裘之制而反信其所獨無何歟禮記郊特牲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於郊故謂之郊

臣謹按冬至則日漸長故曰迎長日之至漢匡衡等議曰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故聖王盡心極慮以建其制祭天於南郊就陽之義也瘞地於北郊卽陰之象

也曰於郊故謂之郊故程頤有郊天郊地之說也

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旂有十二旒龍章而設以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

臣謹按易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又曰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觀此則天地之不可以並事也明矣此曰則天數曰象天曰明天道則地之不與南郊之祭益又明矣

祭法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貍於泰折祭地也

臣謹按漢王商等議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貍於泰折祭地也兆於南郊所以定天位也祭地於泰折在北郊就陰位也郊處各在聖王所都之南北

孔子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至於啓蟄之月則又祈穀于上帝此二者天

子之禮也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于天子是以不同也

臣謹按天子日至而郊孟春而祈穀于上帝魯避王室郊不於日至而以孟春故天子之禮於孟春祈穀則可以郊則非古禮矣或問郊天冬至當卜邪程頤曰冬至祭天夏至祭地此何待卜邪

郊特牲曰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

臣謹按以郊社並言則社即是后土中庸所謂明乎郊社之禮是也夫社有大社有王社有國社有侯社有置社夫曰社所以神地之道正以社雖有不同皆地道所在也夫曰尊天而親地故教民美報焉而又曰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正見得惟天子爲能祭天享帝故曰尊天自天子諸侯大夫以下皆得隨所在爲社而祭之故曰親地今之爲說者

以祭社即是祭地無北郊方澤之祭朱熹曰
周禮有圜丘方澤之說後人却只說社便是
后土見於書傳言郊社多矣其看來還自有
方澤之祭此定論也
漢書郊祀志曰秦始皇祀八神一曰天主祀天
齊天齊淵水居臨菑南郊山下下者二曰地主
祀泰山梁父蓋天好陰祀之必於高山之下時
命曰時地貴陽祭之必於澤中圜丘云
臣謹按秦祀八神一曰天主二曰地主三曰
兵主四曰陰主五曰陽主六曰月主七曰日
主八曰四時主夫以天地之尊而列之八神
且謂天好陰故不祀於圜丘而兆於高山之
下地好陽故不能祀於方丘而兆於澤中之圜
丘爲說悖謬滅學故也
漢成帝建始元年十二月作長安南北郊罷甘
泉汾陰祠
臣謹按成帝作長安南北郊從匡衡議也
平帝元始間大司馬王莽奏曰周官天地之祀

樂有別有合其合樂曰以六律六鐘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祀天神祭地祇享先妣先祖凡六樂奏六歌而天地神祇之物皆至天地合祭先祖配天先妣配地其誼也天地合精夫婦配合祭天南郊則以地配一體之誼也天地位皆南鄉同席地在東共牢而食高帝高后配于壇上西鄉后在北亦同席共牢此天地合祀以祖妣配者也其別樂曰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天地有常位不得常合此其各特祀者也陰陽之別於日冬夏至其會也以孟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祀天地於南郊以高帝高后配陰陽有離合易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以日冬至命有司奉祠南郊高帝配而望羣陽日夏至使有司奉祭北郊高后配而望羣陰皆以助致微氣通道幽弱當此之時后不省方故天子不親而遣有司所以正承天順地復聖王之制顯太祖之功也從之

臣謹按馬端臨曰自秦始皇有三歲一郊之制漢高惠二帝未嘗親郊文帝在位二十三年親郊雍畤及渭陽五帝各一而已景帝不親郊武帝元光後嘗三歲一郊昭帝不親郊宣帝神爵以前十三年不親郊以後間歲一郊元成如之蓋西京之所謂郊祀若雍五畤若甘泉太乙皆出於方士祈福之說而非有古人報本之意惟武宣以求仙成帝以求嗣故二君親郊頗多而其清心無求者則領之祠官修故事而已光武兆南郊於洛陽之陽兆北郊於洛陽之陰范史記志則不載親郊之歲月祭祀志言二年初制郊采元始中故事臣竊謂王莽始合祀天地之說以歲孟春天子親合祭於南郊以高帝高后配黷亂不經莫此爲甚至於冬至祭天南郊夏至祭地北郊又附會后不省方之言但遣有司奉祭而已夫世祖乃中興之主也而猶采莽議行之何歟

唐高祖武德初定令每歲冬日至祀昊天上帝於圜丘夏日至祭皇地祇於宮城之北郊方丘

臣謹按唐制始雖依周禮爲圜丘方丘之制然其間實多不經禮樂志曰貞觀禮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正月辛日祀感生帝于南郊以祈穀而孟夏雩于南郊季秋大享于明堂皆祀五天帝高宗顯慶中許敬宗等議以六天出於緯書而南郊圜丘一也由是盡黜鄭說而南郊祈穀孟夏雩明堂大享皆祭昊天上帝開元中王仲丘議以爲宜於祈穀祭昊天而兼祭五帝既而蕭嵩撰開元禮雖未能合古而天神之位別矣嗚呼禮之失也豈特緯書之罪哉在於學者好爲曲說而不知煩數之爲黷也古者祭天於圜丘在國之南祭地於方丘在國之北所以順陰陽因高下而事天地以其類也其方位既別而其燎壇瘞坎禮樂舞變數亦皆不同而後世有合祭之文則始合祭天地玄宗定開元禮天寶元

年遂合祭天地於南郊是時神仙道家之說
興乃建玄皇帝廟凡有事于上帝則廟獻于
太清朝享于太廟然後有事于南郊遂爲故
事終唐之世莫能改爲禮者可不謹哉
宋太祖乾德元年十一月甲子親合祭天地于
圜丘神宗元豐六年冬至郊祀昊天上帝以太
祖配始罷合祭
臣謹按章俊卿曰宋太祖在位十有七年行
四大禮乾德中立六年而方再講開寶中更
五歲而祭於洛太宗自雍熙而至淳化凡十
年而一郊眞宗東封西祀往往率三年而一
行大禮自仁宗以來三歲一郊始爲定制其
後分祭合祭之說議於元豐再議於元祐又
再議於紹聖考之會要在元封時陳襄謂漢
元始附會周官大合樂之說謂當合祭由漢
歷唐千有餘年而以五月親祠北郊者惟魏
文之太和周武之建德隋高宗之開皇唐睿
宗之先天耳請先以夏日至祭地祇於方丘

然後以冬日至祀昊天上帝於圜丘王存則議欲以孟冬純陰用事之月有事於北郊張璪則欲以夏日至祭方丘陸佃則欲以冬至日親祠上帝於圜丘之北別祠地祇此元豐之所議者然也在元祐時曾肇言南郊非款地之處冬至非見地之時樂以圜鐘爲宮其變以六非致地祇之音燎柴升禋非祭地之禮崔公慶則以漢武郊祀歌曰惟泰元尊媼神蕃釐涓選休成天地並況皆合祭之辭蘇軾則以爲有欲當郊之歲先以夏至祀北郊有欲移夏至之祀行於十月者有欲三年祀天三年祀地皆不可行又以爲郊而肆赦非周禮也優賞諸軍非周禮也此皆不改而獨於地則曰周禮不當祭於圜丘此何義也此元祐之所議者然也在紹聖時黃履林希等請罷合祭天地張商英言神宗謂合祭非古據經而正之元祐之臣乃率其私意此紹聖之所議者然也又按劉安世曰蘇軾於聖人

之成法則棄而不行猥用王莽不經之說至引夫婦同牢私褻之語黷亂天地又引昊天有成命之詩以爲證臣竊詳此詩終篇未嘗有合祭之文議者造爲險語以動上聽又引禍福災咎之說刼持朝廷必欲從巳甚無謂也方送同議官僉書其徒馳告軾曰若劉承旨議上恐難答時蘇轍爲門下侍郎遂白轍令請降旨罷議狀竟不得上程頤曰蘇子瞻據昊天有成命之詩謂郊祀同文潞公便謂祭父母作一處何害夫郊天地又與祭父母不同此是報本之祭須各以類焉豈得同時邪臣又備考宋史元祐初詔議北郊典禮時蘇軾主合祭之說從之者五人劉安世主分祭之說從之者四十人當時是非之在人心槩可見矣

國朝　太祖高皇帝吳元年建圜丘於鍾山之陽以冬至祀天建方丘於鍾山之陰以夏至祀地俱配以　仁祖而中都亦有南北丘之制洪

武四年十一月冬至祀　昊天上帝於圜丘禮成　太祖謂羣臣曰帝王奉天以君臨兆民當盡事天之道前代或三歲一祀或歷年不舉今朕歲以冬至祀圜丘夏至祀方丘遵古典禮將以報覆載之大德惟夙夜寅畏冀精神昭格庶陰陽和風雨時以福斯民羣臣咸頓首曰

陛下敬天勤民古未有也

臣謹按我　太祖高皇帝初分祭天地曰遵古典禮仰見　聖祖復古之心也其圜丘方丘各自爲圖并陳設神位圖樂章具載存心錄祭祀禮儀

十年復議合祀禮是年十一月冬至始合祀天地于　奉天殿

臣謹按　聖祖御製合祭天地祝文曰禮以義起貴乎情文兩盡曩者建國之初遵依古制分祀天地于南北郊周旋九年於心未安誠以人君者父母天地仰覆載生成之恩一也及其嚴本禋祀則有南北郊之異揆以人

事人子事親曷敢異處竊惟典禮其分祀者
禮之文也其合祀者禮之情也徒泥其文而
情不安不可謂禮方改建祀殿功未就緒今
朝堂適成時當冬至建合祀於殿庭自今以
春首合祀于南郊永爲定禮臣仰惟聖祖
定合祀之禮因時之宜也

十二年正月合祀天地于大祀殿

臣謹按聖祖御製大祀文所載朕自即位
以來祀天享地奉宗廟社稷每當
齋期必有風雨臨祭方歛每嘗憂之京房有
云交祀鬼神必天道之雍和神乃答矣若有
飄風驟雨是爲未善後洪武十一年於京城
之南創大祀殿合祀
皇天后土且古人之祀南郊北郊朕度之彼
以義起故曰南郊祭天以其陽生之月北郊
祭地以其陰生之月孰不知至陽祭之於至
陰之月至陰祭之於至陽之月於理可疑因
命大常卿每歲祭天地於首歲正三陽交

恭之時是其宜也臣竊惟天地分祭者先王之禮也我
聖祖初未嘗所自爲制者也合祭者後世之禮也我　聖祖亦未嘗所自爲制者也宜於古而古宜於今而今斟酌損益惟在此心安焉而已夫國之大事在祀而天地實祀之大者也古人謂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盡其誠者求其心之安而已能知古先王制禮之心又知我
聖祖用禮之心與
皇上之心無異斯可與議禮矣

議分配

臣伏讀

聖製云南郊祀 天北郊祭 地宜以二至

行事朝日夕月俱以春秋仲月遵復我 聖

祖初制實應經義天下後世無容議矣又伏

讀

聖製云朕因缺祀 天報本之大典故所爲問

當遵 聖祖之始制露祭于壇以 皇祖高

皇帝奉配仍于歲首祀 上帝于大祀殿以

皇祖文皇帝奉配蓋爲民祈穀之意也臣等仰
見聖明取古尊后稷以配天尊文王以配
上帝之義也夏言之奏亦嘗及此但臣等愚
昧不能無疑焉竊謂古者祭天其禮極簡器
用陶匏牲用犢聖人之意以爲未足以盡其
意之委曲故於季秋之月有大享之禮焉此
明堂享帝之祭所由起也今者南郊祀昊
天上帝禮文已極備矣夫天卽帝也大祀殿
旣可以祀上帝則壇之所祀亦昊天上
帝而已無容疑者況二祖聖德神功並配
天地百有餘年于茲矣故南郊北郊之分眞可
以建諸天地而不悖而二聖之分配臣等
竊恐未能質諸鬼神而無疑也伏乞
聖明特加愼思愼處然後可以發勅令將
仁宗皇帝奉二聖配祭天地勅諭并告
文一通謹錄上呈伏惟
聖明留神覽焉

再議

伏蒙發下禮部會議　郊祀章奏欽奉
聖諭云　二祖竝配　天地甚非禮之正決爲
弗當今日所講求以正不當又爲之失朕自
難違所見卿等其欲作何以處臣伏讀不勝
戰懼臣嘗聞諸古曰非天子不議禮故今日
郊祀之議始終之見悉皆斷自　聖心又孰
非古禮之正爲臣子者若敢倡爲非議而莫
之將順焉非人類也臣初伏讀發下　御製

勅諭禮部稿定南北郊以二至日分祭　天地二分日分祭　日月實是遵復　聖祖之初制也又定以　大祀殿爲孟春祈穀　上帝則又不失　聖祖之更制也臣竊自喜慶以爲我　皇上一言之決兩全無害在羣臣雖數百奏而莫之及焉謂非　大聖人能如是乎獨以　二聖分配竊有所疑焉臣之有所疑者非疑其非古禮也生於心之有未安也夫尊祖配天嚴父以配上帝周公所制之禮也其誰曰不然今奉　聖諭云　二祖竝配天地甚非禮之正決爲弗當是　皇上急於行古之道臣豈敢曰不然初　皇上爲分祭之議也衆論洶洶以爲臣之倡議也臣之責不敢辭幸惟我　聖明察臣之心無他也臣非敢違衆論也顧於心有安焉有未安焉耳恭惟我

太祖高皇帝建南都以創立基圖　太宗文皇帝建北都以奠安寰宇　祖宗功德之盛自

古以來莫之有加焉我　仁宗皇帝於
太祖爲祖太宗爲考故有取於易之殷薦上帝
以配祖考之議而並尊之禮曰有其舉之莫
敢廢也而況於　祖宗配享　天地之大事
乎故臣之心竊有所未安也又古之南郊與
明堂相去異所故后稷配天文王配上帝可
以行禮也今圜丘之兆宜同　大祀殿於南
郊臣又竊恐冬至之祭禮行於報焉而
太宗不與孟春之祭禮行於祈焉而　太祖不
與臣之心有所不安慮　皇上之心必大有
所不安者也夫禮不憚於更始而貴於慮終
法乎古不滯乎今師其意不泥其迹可也恭
惟我
皇上盛德之至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聲爲律身
爲度者也臣伏願　皇上俯賜矜察鑒三代
損益之宜著萬世不易之典臣嘗獻議有曰
以不愆不忘之心盡善繼善述之孝區區報
效之誠莫切於是冒昧上言罪當萬死伏荷

聖慈不即加罪臣無任感
恩慄懼之至

三議

臣竊謂今日　郊祀之議
聖見已決下禮部申議在羣臣必將無言也臣
反覆思惟承　皇上責任之重　恩遇之殊
不敢無言也亦不忍無言也臣而無言則亦
猶夫羣臣也非所以盡職也亦非所以報我
皇上之殊遇也初　皇上議　天地之分祭也
實出自　聖心也遵古禮也復我　聖祖初
制也臣猶未敢以輕議也凡數奏焉　皇上

諭臣曰朕必欲速於行復遲疑之　皇上慎重之心　天地　祖宗實鑒之也及議祖宗之分配也實非出自　聖心也非緣人情也非我　仁宗定制也臣益不敢以輕議也又凡數奏焉　皇上諭臣曰其事不如寢之復遲疑之　皇上慎重之心　天地　祖宗實鑒之也今禮部申議在羣臣宜必無言也獨臣承　皇上責任之重　恩遇之殊故不敢無言不恐無言也　皇上信以分配之說盡古禮乎臣竊惟　大祀殿非明堂之位孟春祈穀又非季秋大享之禮恐求以復古未免有失於古也　皇上信以並配之說非今宜乎臣竊惟　聖祖百有餘年之神座未恐言撤　文祖百有餘年配天之報未恐言廢恐求以正今未免有失於今也故臣之愚衷敢以　天地之分祭宜從古禮也彰我　皇上善繼善述之孝也　祖宗之並配宜從今制也彰我　皇上不愆不忘之心也臣非敢先

後反覆其說也疑二其心也夫昔議尊崇之禮也乃三綱五常也三代以來未之能變者也故臣以爲不可得已也所以明父子之道焉今議　郊祀之禮也乃制度文爲也三代以來未能不變者也故臣以爲或在得已也所以遵　祖宗之道焉仲尼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今事猶未成也未遂也願　皇上亮臣之誠不敢欺君矜臣之愚不敢負君宜必有從容愼重之道焉而況今天變於上民窮於下四方告凶殆無寧日臣待罪機務之地竊預聞焉每仰歎　聖明之君在上豈宜有此實皆臣下之罪也臣實罪之首也臣言之是非得失惟

皇上察之身之進退生死惟　皇上命之臣陳見悃誠冒昧煩瀆不勝懇切戰慄之至

太祖太宗配享郊社議

恭惟我　國家　皇圖鞏固非　太祖不能創之於前非　太宗不能成之於後昨欽奉聖諭我　太祖高皇帝肇基受　命配　天地允當我　太宗文皇帝繼靖內難功亦甚大豈謂不可配　天地實本我　太祖爲立極創建之君耳大哉　皇言一哉　皇心誠據古正禮公天下萬世之議者也臣愚反覆思惟以爲我　太宗功德之隆非但繼靖內難

而東征北伐定鬥北都我　皇上今日撫有
洪圖實以我　太宗　帝系固　太祖之天
下亦　太宗之天下也故　仁宗皇帝尊
二聖並配　天地固本　孝思睿見抑亦當時
翊運老臣深思遠慮相與贊成實彰　二聖
功德並隆所以定萬世之公論綿萬嗣之
基圖者誠非細故也況　太宗功德積之百有
餘年一旦發於我　皇上之聖明如此
太宗在　天之靈未嘗不慰　太宗之靈慰則
列聖在　天之靈慰矣

始終諫太宗宜合配
臣愚昧以郊祀議竭誠具奏有忤
聖聽方待罪伏誅躬行無地荷蒙天威開霽
俯賜諭訓周悉詳明臣且讀且泣深知有
孤皇上付託之重恩遇之殊罪當萬死
莫贖矣初四日臣欽奉御製告天罷議
之文臣竊嘆曰皇上精誠上達於天
皇上之心安矣臣子之誠未能上達於皇上
於心能自安乎初六日臣又欽蒙發下禮

部之議臣又竊嘆曰　皇上議　郊祀大典
本求至當爲可傳可繼也今議圜丘祭　天
方澤祭　地皆以　太祖配以爲　皇上新
創也　大祀殿祀　上帝以　二祖配以爲
祖宗舊制也臣竊謂斯議也皆一時遷就遮蔽
之說非至當之禮也非可傳可繼者也不忠
孰大焉夫冬至報　天之禮重孟春祈穀之
禮輕也　天與帝一也　大祀殿既可以
二聖並配　上帝圜丘獨不可以並配　天乎
新創舊制之說果何取於義而有所分別乎
斯議也其設心以爲新創南北郊從
皇上所自爲之無關於我焉　大祀殿得　二
聖並配以存舊制罪終無及焉臣嘗面與禮
官說破此心彼曰爾所論盡精微之義也我
所議塞一時之責也故臣以爲不忠孰大焉
仰惟　皇上必自有洞然之見而不可欺者
也臣竊謂斯禮之初議也本因　天地不可
並祭嫌於龐雜也而　祖宗不可並配初未

嘗有疑焉自夫掃地行禮屋下爲帝之說與
愈議愈差也夫古者圜丘之制本因丘陵而
爲之非積土而圜其象也方澤之制本因川
澤而爲之非鑿地而方其象也今　大祀殿
而屋之實　一代儀文之備也若曰爲壇而
祭謂之天屋下謂之帝天與帝果有二乎哉
臣考之思文之詩尊后稷以配天而歌之者
也既曰克配彼天又曰帝命率育一詩之中
稱天又稱帝也我將之詩宗祀文王於明堂
以配上帝而歌之者也既曰惟天其右之又
曰畏天之威一詩之中止皆稱天而不稱帝
也觀此則天與帝一也夫今壇之祭者曰
昊天上帝屋祀者亦曰　上帝而已無二稱也
又何壇與屋之分別乎斯言雖出於宋之大
儒恐亦未定之論或記者之誤似未可固執
者也夫既有　大祀殿又別爲圜丘而並兆
於南郊則亦殊非禮制矣易曰化而裁之存
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知乎此則可以議禮矣臣竊謂今日　郊祀之議有簡易可行之道焉可傳可繼者焉因南郊　大祀殿祀　昊天上帝仍配以　二祖冬至大報　天可也孟春祈穀於　上帝亦可也萬有雨雪届期亦可備而成禮也北郊建壇以祀　皇地祇則亦以　二祖配焉明夏方有事於北郊則工役亦可以徐圖焉或曰　天地分祭古禮也　祖宗並配非古禮也臣則曰　天地者古今之　天地分而祭之三代彝典也不可以麗雜者也　聖祖之初制也故臣敢將順　皇上爲之也祖宗者一代之　祖宗功德並隆者也並而配焉　當代之定制也　孝子慈孫不忍輕有所議擬者也故臣不敢將順　皇上爲之也臣初獻議曰宜於古而古宜於今而今惟求此心安焉而已臣區區報效之誠調理委曲之道至所願望實不過此茲欽奉　聖諭云君令臣行聖人之教違理背經正人不爲大哉

皇言嚴於斧鉞之誅矣臣之罪豈能逃乎臣豈
敢有負於初心乎又　諭臣一旦惑於危言
同於邪論前後變志恐非素日之忠　皇上
誠以此而誅臣之心則臣之言宜皆不足信
矣又　諭臣初議悉與朕合又執祭祀禮儀
以明　皇祖之制著郊祀考議以辨分祀之
正今間與朕議不合者乃本之忠敬　二聖
深愛朕躬之意與他不同　皇上誠以此而
亮臣之心則臣之言宜必有可信者矣至於
罷議之願臣愚衷亦有所感觸焉初　皇上
祈雪而　天心響應　耕藉即　天氣融和
君臣上下懽慶之誠萬古一見也迨夫　親
蠶之舉雖一蓆殿之建民且告勞矣況觀天
象日月迭變風霾浹旬四方饑荒父子相食
周官救荒之政在於省禮弛力工役並興重
拂人情恐非所宜也臣仰惟　皇上斯禮之
議也本爲敬　天勤民而已書曰天視自我
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皇上愛民之主也宜

必有緩急之圖焉故又不可以執一論者焉
而忠　君謀國之心實臣子所宜自盡者也
實非有他心也　皇上視臣如手足臣豈敢
忘腹心之報乎所念休戚相關死生以之
社稷安則
皇上之心安而臣終得全首領天下萬世稱我
君臣始相遇而終相保也顧不幸歟而復有他
心耶願　皇上察悉於此或事在得已請如
聖意暫且罷議以安人心或　聖意必急於行
請察臣言
勅禮部再加詳議務須損益古今以爲可傳可
繼之道外此非臣所敢議也

郊社禮條議

伏蒙　發下禮部所議事宜臣於心有未能無疑者逐一開詳于后伏乞　聖明裁定或諭禮部再議庶　一代大典足爲萬世法程也臣不勝願望之至謹具　奏　聞

計開

一禮部議云孟春祈穀二十四壇神祇亦皆有功于民者各以其功從享然　地祇於五穀之功較之各　神祇尤大以爲有正

祭 天地異郊而不爲疎圜丘方丘是也
有告祭 天地並享而不爲瀆若祈禱之
一類是也夫禮部之議實欲存 大祀殿事
宜既不失 祖制之意臣竊惟 聖意所
定祈穀於春首者特欲存 祖制以祈穀
爲名耳禮孟春祈穀於上帝若復以
皇地祇合祀而二十四壇各復從享如故而無
所分別焉則似乎一歲之間既分祭復會
祭矣既非古禮又非 祖制此臣所以不
能無疑也
一禮部議云 慶成宴亦合於春祈祭畢舉
行非重春祈之祭也二至隆冬盛暑禮儀
不便況一歲兩宴費用不貲不若春祈之
後 天地交歆百神協和時順禮全尤爲
簡便夫禮部所議亦實欲存 慶成宴日
期使不失 祖制之意臣竊惟 慶成者
慶 郊祀之禮成也而後 錫宴之禮舉
焉考之我 太祖高皇帝實錄洪武元年

冬至親祀圜丘禮成　上還御奉天殿百
官行慶成禮翼日宴羣臣于奉天殿二年
夏至親祀方丘禮成　還御奉天殿百官
行慶成禮則無復有　錫宴之文若謂一
歲兩宴不若春祈之後則是所慶者乃慶
祈穀之禮非慶　郊祀之禮成也夫既復
聖祖初制又可失其制乎此臣所以又不能無
疑也

一禮部所議圜丘或定於　南天門外則去
大祀殿不遠其餘房屋俱可通用止蓋具服殿
一座于圜丘之東夫禮部之議亦是從省
之意臣竊惟圜丘之建似不可與　大祀
殿同兆於一　郊若曰在　南天門外其地
位甚狹窄不知其位於中乎位於左右乎
於中則與　大祀殿相對矣位於左右則
又偏於　大祀殿矣況二處同兆於一郊
將求神於彼乎於此乎恐皆非所宜也此
臣所以又不能無疑也前欽奉

聖諭南郊不可有二處決當議處仰惟 皇上
已有定見矣臣愚願得於 大祀殿兆位
之外前去稍南別擇吉地以爲圜丘庶
一代禮制之得全也

議祀日月星辰

蒙
諭日月既各有專祭星辰不與焉其可乎臣
又思朝日夕月以二分日行禮載之古典我
聖祖初制亦嘗舉行矣星辰專祭則未有考焉
故在禮既以日月星辰從祭於天而復有朝
日夕月專祭之禮所以尊日月也又 諭太
歲恐不當在風雲雷雨之列況又在上并月
將所謂年神月將此不知起於何說亦當考

焉臣考之
聖祖實錄洪武二年上以太歲風雲雷雨及
嶽鎮海瀆山川城隍諸神止合祭於城南諸
神享祀之所未有壇壝專祀非隆敬神祇之
道命禮官考古制以聞至是禮官奏太歲者
十二辰之神按說文歲字從步從戌木星一
歲行一次歷十二辰而一周天若步然也自
子至巳爲陽自午至亥爲陰所謂太歲十二
神也陰陽家說又有十二月將十二時所直
之神若天乙天罡太乙功曹太衝之類雖不
經見歷代用之唐宋不載祀典元每有大興
作祭太歲月將日直時直於太史院若風師
雨師之祀則見於周官秦漢隋唐亦皆有祭
今宜以太歲風雲雷雨諸天神合爲一壇嶽
鎮海瀆及天下山川城隍諸地祇合爲一壇
春秋專祀　上從之臣又思之諸神專祭皆
聖祖之制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也至於從祭
圜丘方澤則又不可不審處焉臣又按祭祀

禮儀所載以星辰并風雲雷雨從祭圜丘宜也而又有太歲與焉嶽鎮海瀆從方丘宜也而又於圜丘之祭與焉此皆所當講明者也

臣一得之愚未知是否伏乞

皇上裁斷明諭禮部再加考究詳議庶一代典禮爲萬世所法程也

議南京守備

臣伏蒙

聖諭云朕惟南京我　聖祖根本之地今雖有文武重臣在守聞事皆自守備內官出夫何不用一宗室以掌其事令臣密言其所以臣伏讀審思仰見　大聖人存心廣大無毫髮猜疑誠堯舜之心也但知人則難而骨肉之間又有難於逆探者所以周公之聖尚失之管蔡漢文之賢尚失之淮南王況其他乎中

庸有曰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
親也或問朱熹曰親親而不言任之以事何
也曰苟以親親之故不問賢否而輕屬任之
不幸而或不勝焉治之則傷恩不治則廢法
是以富之貴之親之厚之而不曰任之以事
是乃所以親愛而保全之也自周以來任宗
室而致禍變者蓋屢有之既不足以全骨肉
之恩而適以敗國家之事我
聖祖國初置大宗正院以　親王領其事後定
制改院爲府但以勛戚大臣掌之而已夫大
宗正所掌者　玉牒譜系之事尚不使　親
王掌之況兵權所在乎又如浙江蘇常等地
止因財賦所出　國朝遂不以爲宗室藩封
此固見我　聖祖閱歷事變之深保全
宗室之至也而況南京形勝所據兵賦所聚誠
爲　國家根本之地如加以　宗室之親委
以操縱之權不幸而有管蔡淮南之不奉法
天下其能誰何哉近者宸濠之變深欲圖南

京以爲依據蓋可鑒也孔子曰天下有道則
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聖意以南京之守事
皆自守備內官出爲非宜臣愚以爲自宗室
出亦非宜也莫若重文武大臣之選百司分
其務科道糾其非而事權一出於
朝廷　祖訓所謂彼此顓顓不敢相壓所以穩
當誠至言也
又前日伏蒙
皇上獨召臣於平臺面諭所以臣密切勤
懇實出血誠已荷　垂允未見施行今因
密諭下問敢再冒昧上陳伏乞
聖明斷然爲之使百年流毒一旦頓除四海生
民從此樂業矣臣無任恐懼迫切之至

酌處宗室疏

伏承發示與諸王書諮議處宗室事宜皇上推赤心而欲盡親親之道在諸王宜布公道而當遵親親之殺也臣謹與禮官時議得親王郡王鎮輔奉國將軍中尉之封各以世數爲之降殺著在祖訓聖製謂我太祖高皇帝定制朕與來者所當遵守也臣等夫復何言又聖製近年以來宗室之中有花生子女甚多混

同妃匹所生者我　祖宗不加深究姑收入
玉牒又與之封爵資其婚嫁
皇上已知之明是宜處之當也該部方議奏自
今以後凡花生子女冠帶婚嫁可省也又議
鎮輔奉國將軍中尉凡犯重罪革爲庶人及
曾發高墻放回者其未革爵所生子女止許
請名給與冠帶養贍婚嫁不許　請封其犯
革爵後所生子女止許　請名不許　請養
贍婚嫁又議鎮輔奉國將軍而下凡嫡子俱
許　請封無嫡子方許以一庶子　請封其
餘止許　請名給以冠帶養贍婚嫁至奉國
中尉止許一子　請封其餘止許　請名給
以冠帶養贍婚嫁可也凡此皆所以節其末
流可行也但其所擬俱爲未定之詞合令爲
歸一之奏以竢
聖斷施行茲奉　聖製與　諸王共議自後凡
朝廷皇子自第二子皆封郡王　親王第二子
皆封鎮國將軍餘各減一等臣等仰見

聖明之意裁節先自　朝廷始所宜　諸王無
不思服也臣等伏思孔子有曰尊其位重其
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夫　親王　郡
王以下爵封　聖祖既有定制自後非獲罪
戾者未嘗減降臣等竊恐
皇上一旦行之知者以爲欲爲等殺之宜不知
者反疑失親睦之道故臣等未敢願
皇上遽行之也無已則臣等有一說焉夫今日
所慮　宗室之繁衍者非有他也以天下財
賦有限供億之不給耳謹按
大明官制　太祖時文武官員俱支全俸自永
樂元年令在京文武官一品二品四分支米
六分支鈔三品四品米鈔中半兼支五品六
品六分米四分鈔七品八品八分米二分鈔
每新鈔二定折米一石此正因官多而爲之
撙節也今合無除禮部前議外再着禮部議
奏除　親王照舊外自　郡王以下鎮輔奉
國將軍中尉凡全支俸米者照依在京品官

撙節之例米鈔或四六或中半折支其見有米鈔兼支者亦量爲遞減存其爵封以全親睦之道減其祿俸以遵撙節之宜如此則上不失

祖宗之舊制下不失　宗室之歡心此臣等區區愚昧之見報效之誠也

奉　聖母遊宴

昨日趨東郊視工仰瞻

皇上奉　聖母遊宴登　翔鳳樓眺望行道之人亦靡不欣欣然瞻仰信夏諺所謂吾王不遊吾何以休也今日伏承

聖諭奉　聖母遊宴畧去禮節

聖母甚喜臣竊謂仲尼有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

聖母慈訓惟恐　皇上行禮過勞

皇上又以人子順志承顏爲善此皆和之道也
臣捧誦　聖諭無任喜慰臣又伏思
皇上處　宮中所　尊　親惟
聖母爲至故凡　聖母飲膳起居
皇上日所當知　皇上飲膳起居
聖母日所當知至於羣下　皇上馭之亦宜有
道仲尼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
不遜遠之則怨朱熹釋之曰此小人亦謂僕
隸下人也君子之於臣妾莊以涖之慈以畜
之則無二者之患矣臣昔嘗已爲
皇上陳之但臣叨蒙傳保　寵任於職萬不能
盡以竭補報然於心惟日拳拳惟
聖明加察留意焉